

一本近年来仅见磅礴天地、
撼动人心的英雄史诗！

飞将军

张国立 著

他把人生系在千里沙场上，
想以长弓射出血凝的功名。
谁知沙场的沙，却是一陷不复的流沙。

第二届台湾皇冠大众小说奖

57
9

海峡文艺出版社

作品

台湾最新畅销小说系列

飞鸢军

张国立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本书由台湾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授权出版, 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

(闽)新登字 05 号

合同登记号: 图字 13 - 1998 - 06

飞 将 军

[台湾]张国立 著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东水路 76 号 邮编: 350001)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州世友电脑公司排版

省市计委印刷厂印刷

(福州市斗西路 21 号 邮编: 350005)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5.125 印张 2 插页 110 千字

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80640-096-6

1·991 定价: 5.7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厂调换

历史家不能给你的答案， 小说家可以（自序）

历史是一种令人困惑的学问，尤其是打开课本，要是把其中的战争部分抽离，所剩下的内容就很有有限了。中国历史更是如此，例如秦始皇，他的功绩全建立在统一七国之上，统一的过程自然全是战争，即便是一介儒生的文天祥，他之所以成为历史人物，也是因为战争。

战争既是历史无可避讳的重要内容，历史却又无法详述历次战争的细节，于是在“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之外，我们很难看清楚“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的悲伤。

汉朝的历史充满战争，从楚汉之争、汉武帝北伐，乃至汉末的群雄割据，战鼓频催、硝烟不绝，历史中呈现的是卫青、霍去病的英勇，汉武帝和冒顿单于的盖世英明，一个接一个英雄如何在西北荒漠上驰骋沙场以博取封侯拜相，却看不到小老百姓在马蹄下的挣扎，更看不到“一将功成万骨枯”的万骨。

从小学开始，我就非常崇拜汉朝的北征名将，其中李广一家三代的悲壮情节更令我感慨，直到大学接触到希腊悲剧，我才恍然大悟，全世界多少悲剧英雄，怎比得上李广一家呢。这是我写《飞将军》的动机。

至于匈奴呢？他们真的是茹毛饮血的北方蛮人吗？

还有那些投军塞外的年轻人，他们也都和任何一个英雄一样，以满腔热血和瑰丽的梦想在大漠中“不教胡马渡阴山”，但有几个能赢得功名？更多的是空让闺中人“悔教夫婿觅封侯”。

对于历史，我一直很有兴趣，一生最得意的事情就是两次联考历史都在九十五分以上，而无论在北京、台北、纽约或是巴格达的书店，也只有历史方面的书籍能吸引我。

前年写了军事小说，去年回归到历史小说，今年给自己的目标是历史小说，居然也写出来。在那整理资料和写作的两个月，我甚至做梦都梦到李广，随着稿子而热血沸腾。很久没这种感觉了。这种感觉帅呆了，这就是写小说的乐趣吧。

这篇小说还有一个尾巴，根据历史的记载，汉朝政府曾经派使者往西方，其中有一组人到了“大海边”，关于这个“大海”，指的是印度洋，里海，红海或是地中海呢？我认为到了地中海。可惜当时汉使没能再进一步，否则大汉就会和罗马帝国接上头，那么中国人的世界观可能会从此改变，而不再一味的“中土”了。

历史的趣味也在这里，有太多的巧合和不巧，会影响到上千万人在未来上千年岁月的日子。

而汉使到了地中海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又为什么没和罗马帝国接上头呢？

历史家不能告诉你答案，小说家可以。下次我再告诉你

们，两千多年前中国使者在地中海边发生的故事吧。

张国立

目 录

第一章	大将军卫青	(1)
第二章	右北平之战	(17)
第三章	前将军李广	(36)
第四章	无名的匈奴女人	(60)
第五章	关内侯李敢	(70)
第六章	匈奴向导提莫呼	(87)
第七章	浚稽将军赵破奴	(98)
第八章	骑都尉李陵	(117)
第九章	鞬汗山之战	(131)
第十章	太史令司马迁	(151)

一 大将军卫青

汉武帝元朔五年三月二十六日，长安北门突然响起震耳的锣声，城门口的尘土大扬，最先冲进来的是十多骑头戴却敌冠的宫廷卫士，他们簇拥着掌管京城警卫的执金吾，可是执金吾的进城从来无须打锣，更无须狂奔，这天的行径似乎透着些不寻常。

所有的卫士驱策着座骑边吆喝：“让路，让路。”而执金吾虽然满脸大汗，仍挺直腰杆一手持玉戟，一手高举黄龙大旗。

紧跟着执金吾，是北军的骑兵，上百骑都全副武装，背上挂弓，手里握矛，领头的是北军负责警戒西域地区状况的中垒校尉。他和他的骑士都浑身风沙，看来是由驻地一路狂奔来的，马蹄印旁的地面上留着汗渍。

再后面是单人单骑，从他身着塞外作战的长袍，胸前残破的铁甲，和披散的头发，当然是朔方来的战士。他的袍角裂成两截，不住地拂打马的右腿。他无视于周围四窜闪躲的百姓，也丝毫不在意座下的马正吐着白沫。

是北方来的战报，有人喊着，是匈奴入寇，是车骑将军的告急。

随着这一串舍命狂奔的骑士，最后是北军的数百名骑兵，持着军旗和长戟，以整齐、缓慢的步伐开进城门，他们吼着：“车骑将军塞外告捷，大破匈奴右贤王。”

消息在街头沸腾，原来忙着躲开马蹄的人群又拥了回来，两旁的每一扇窗户也向着飞沙推开。

是万里传书的捷报，从高祖皇帝开始，这么多年，终于打败匈奴了。

十五岁的李力也在人群里，王府总管要他去城门口的刘家店买猪头肉，当马队进城时，他被人绊了好几跤，都快摔进马蹄底下，总算挣扎站起来，正听到北军响亮的齐声喊叫：“车骑将军打胜仗了。”这使他怔了片刻，长久以来都是匈奴入寇、官兵战败的消息，而传战报的军人总浑身是血地由北军架进城来，这次居然有执金吾开道，看来官兵真的在塞外击败了匈奴。

和街上的人群一样，李力也不由自主地兴奋起来。两个多月前车骑将军在京城誓师，皇帝亲自莅临校场，不到三十岁的青年车骑将军卫青，武冠上插着鷩羽，白皙英挺的脸孔使长安少女几乎全都挤到校场来，甚至连带着李力去看热闹的苏总管也说：

“瞧卫青的长相就不难知道他姐姐卫子夫，是凭什么让皇帝冷落宫中上千美女了。”

三万骑的大军由北门出发，据说先至高阙，再和其他各路兵马会合，全部兵力达十多万。自朔方出兵，还击匈奴。

从那天起，人人都谈论着远方的战争，但始终没有确切的消息。王府的苏总管常和李力说到匈奴的事，他感慨地说，

应该把李广拨入这支部队的，没有李广怎么能打得匈奴！

李力很同意总管的说法，元兴六年，刚满二十岁的卫青初击匈奴，当时卫青的主力无功而返，侧翼的骑将军公孙敖大败，损失达七千骑。骁骑将军李广受伤被匈奴俘虏，却居然在千百匈奴骑兵面前夺走匈奴人的战马，还连杀了十多个敌军逃回雁门。

那场战争汉军是垂头丧气地回到长安，可是李广的英勇也传回长安，能够在受重伤的情况下，夺马逃出匈奴部队，李广的英勇成为败战中，长安人唯一的安慰。也有人说，不是打不过匈奴，只要多几个李广就好了。

事后败军之将的公孙敖和李广都被判处死刑，准许付出赎金免死，仍贬为平民，唯独卫青被晋封为关内侯。长安人皆知卫青不见有什么才能，是依裙带关系才年纪轻轻受到皇帝的提拔，因为姐姐卫子夫是皇帝的新欢，却从建章监、侍中，平地被任为车骑将军，还指挥大军往攻匈奴。卫青的无功是可以预期的，不料卫青反而封侯。当年孝文皇帝时随周亚夫平七国之乱，又数败匈奴的名将李广却被贬成平民，忿忿与不平充塞在街头巷尾，李力也为此感到难过。李广是他从小到大，心目中的英雄，这和苏总管有关，李力所听到的李广的故事都是苏总管每天傍晚在王府前院一口酒一片猪头肉讲出来的。

二十多年前，苏总管是梁国的官员，和李广共事过一段日子，也见识过李广的骑射本领，两人算是老朋友了，而李广也对苏总管有相当影响。提到李广，苏总管都是用崇敬的口气说，大丈夫应该学李广，一张弓一柄矛的在战场上讨功名。

卫青首次出征匈奴的那年，李力才八岁，跟着王府的人

也聚在北门等北方传回来的军报。关于匈奴的事，李力可说是自小就不断地听大人说。那年公孙敖兵败令许多人在北门前跺脚叹息，接着再有消息，李广受重伤为匈奴所擒，他在担架中佯死，趁匈奴守兵不留意，夺马而逃，沿途匈奴快马阻截，李广就凭夺下的弓箭，一箭要一个匈奴的命，到最后竟无人敢继续追，他才回到雁门。

在那些日子里，对匈奴的战斗使每个长安人沮丧，李力也扎了弓，闲下来就朝树上的麻雀射，娘为这个不知讲了他多少次，娘总是说：“读书才是正经事，玩弓箭是恶少的行为。娘只有你一个孩子呀？”李力只有收起弓箭。

李力从未见过他的父亲，娘告诉他，就在他出生前的两个月，爹不幸因病去世，至于爹的一切，虽然李力在小时候也经常问娘，但娘从来不愿多谈：“死的人还提他做啥。”到了渐渐长大，李力对父亲的好奇已经只剩下多少，反正问了也是白问，再说他有苏总管。据王府其他的下人说，苏总管当年还当过封国的宰相，七国之乱后，不知为什么的抛弃远大前程，跟着河间王，在王府里统管杂务。苏总管和李力这对老少很投缘，平常不多话的苏总管，和李力在一起才多少开点口。苏总管每逢心情不好时就会对李力说：

“只有跟你说话我不用防着什么，做人难哪，读圣贤书，却连说话也无从尽兴。”

等到李力长大后，他还是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说就说吧，为什么说话会无从尽兴呢？

苏总管的年纪很大，李力初有记忆，就觉得苏总管是个老人，到了现在，苏总管依然是个老人。

李力的书是跟着苏总管念的，对匈奴感到好奇也是因为苏总管，年纪愈大，一老一少聚在一起，话题总绕着匈奴转。

苏总管是王府里最有学问的人，连长安城的官员到了王府也会称苏总管一声老师，娘叫李力好好跟着苏总管读书，“凡事只有读书高”是娘一生的信仰，“况且有苏总管教着读书，是你修来的福气哪。”是娘的另一件信仰。

说也奇怪，苏总管对李力读书倒不是很热衷：“我要是年轻，早学李广提枪上马，念书只会消磨壮志。”这却是苏总管的信仰。

提了猪头，李力三步两步地奔回王府，一进门就喊苏总管：

“胜了，军报说车骑将军在塞北打垮了右贤王，光是俘虏就有一万五千多人，还有百万头的牲畜。”

李力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着，苏总管皱着眉听，当李力喘气时，苏总管还是很怀疑地问：

“卫青打胜仗？”

不久王府得到宫里的消息，卫青的确打了大胜仗，他率大军出塞七百里，直扑右贤王的大营，匈奴遭到彻底的奇袭，右贤王在匆忙之中，光着一双脚带着爱妃往北逃去，数十万的匈奴大军没有了主将，随之崩溃。目前卫青带着俘虏已回到朔方，即将启程班师回京。

李力从没有看过苏总管如此兴奋，他叫李力去厨房热了酒，也切了猪头肉，两人就坐在王府的前院树下喝起来，苏总管不住地对着夕阳大笑。

“没想到，没想到一个竖奴的卫青居然打了这么大的胜仗，这可是高祖皇帝建国以来咱们头一次对匈奴打了大胜仗哪，值得喝上一杯，喝上一杯。”

李力斟着酒，苏总管再一口仰尽。

这是伟大的一天，这一天李力遇到了若英。若英含羞地

走进前门，她朝苏总管笑笑，不好意思地看看树上的杨桃，那是春天留下的最后一枚杨桃。苏总管笑着点头，若英就摘下了那枚杨桃，回身向苏总管作了揖，正要返身离去，李力突然冲动地问：

“你叫什么名字？”

“若英。”

说完，女孩就红着脸地跑出去。苏总管大笑起来，李力永远记得苏总管接着念的那句楚辞：

“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灵连蜷兮既留，烂昭昭兮未央。”

沐浴在兰花和白芷的花瓣香味里，穿上似彩云的衣裳，如神一般的降临，灿烂的光芒印在李力的心底。

她的名字叫若英。

“你今年十五岁了吧？”苏总管说，“也是怀春的时候啰。”

李力忘记了卫青，忘记了匈奴，他甚至没和苏总管谈起未随卫青出征的李广，他满脑袋全是若英。

若英住在离王府不远的原骑将军公孙敖家中，是跟随公孙夫人的侍女。公孙敖虽然战败被贬为百姓，因为他和卫青的关系深厚，所居的宅院仍是将军府。第二天一大早，李力到公孙家前去张望，才到巷口，就见贺客盈门，李力连大门也挨不上。原来当年与李广一同因兵败被贬为百姓的公孙敖，此次跟随卫青北征，因功被封为合骑侯。公孙家成了侯门，是朝廷的新贵。

长安大小官员几乎都到了合骑侯府，而皇帝亲派的大臣更已在一大早带着大将军的印信往朔方去，塞北的这次大捷，卫青被封为大将军，这是无上的荣耀。卫青麾下的部将也都得到赏赐，公孙敖是其中之一。

在忙乱的人群里，李力见到了若英。她娇小的身子挤出人群，提着篮子要往市集去。李力也挤过去，他站在若英的面前，若英认出他，停住脚步地低头站着，李力也站着，他不知该说什么的也低头站着，直到不知什么时候若英绕过他，李力再抬起头，只看到巷尾若英的背影。

面对若英，李力完全不知要怎么处理，他想去问苏总管，苏总管却拉着他坐到前院，老人陷入李力弄不清的沉思之中，最后老人叹气地说：

“时也，命也，这是李广的命吧。”

李广原来受命担任卫青大军的前锋，不料行前旧疮复发，错失了参与这次大战的机会，取而代之的是李蔡，他本是代国的宰相，因为和公孙敖交好，在公孙敖的引荐下被征召参加北伐大军，出任轻车将军。至于公孙敖，他和卫青是少年之交。卫青的姐姐受到皇帝喜爱，且有了身孕，皇后大怒，派人去拘捕卫青，企图在卫青身上罗织罪名。公孙敖得到消息，带了朋友去救卫青，才使卫青没被皇后杀死。以后公孙敖被卫青视为兄弟，卫青出征特别为公孙敖安排了职位，也因这一仗，公孙敖被晋升为合骑侯。

“论勇气、论本事、论与匈奴的大小战役，公孙敖怎么能和李广比，没想到公孙敖先李广被封为侯，这不是李广的命运吗？”

苏总管感慨着，李力却听不进去，想要问苏总管的事也到口出不来，这不是问男女之事的时机，李力也听不进李广的事，李力心中念着：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

刚开始跟着苏总管读书时，李力曾向娘抱怨过，既然是奴仆，读那些书又有什么用。后来他也对苏总管说过同样的话，苏总管总是笑着回答他：

“你每天也没多少活好干，读读书也没妨碍，再说也许有一天你会用到的。”

用到了，李力花了一个下午在竹筒写上这首楚辞，又花了一个下午守在公孙家门口。若英是在中午左右出来的，李力上去，他仍是痴痴地站着，若英也低头停下脚步，两人僵持了一会，是若英先开的口，她说：

“你没事就会挡人走路啊？”

李力感觉他连脖子都在发烧，犹豫了一下，眼见若英要绕过他走开，李力赶紧拿出那片竹筒递给若英。若英有些吃惊，但她接了竹筒，很快地收进衣袖往巷尾走去。

若英梳着简单的发髻，把长发堆在头顶扎住，不像其他长安女子的三角髻或是瑶台髻，显得一张鹅蛋般的脸更加突出，而且当若英绕过李力离去时，可以闻到兰花的香味。香味随着李力回到王府，他的脚步有些不稳，他觉得踩不太准步子，遇到苏总管时，李力老远就作揖，他对苏总管说：

“总管说得对，读书总会有用的，华采衣兮若英。”

苏总管笑起来。

“小子，我不是早说书中自有颜如玉嘛。”

李力错了，他再遇到若英，尽管他又闻到兰花的芳香，若英却在和他擦身而过时小声地说：

“你竹片上画的是神仙符啊！”

若英不识字，李力早该想到若英不识字，做家奴的怎么会有机会读书识字呢？何况苏总管说过，近几年才时兴读楚辞的。

李力重新找来竹片，他画上一朵兰花，再画上一个女人的身影。苏总管出现在他身后，看到竹片抿着嘴说：

“有意思，孺子可教也。”

竹片送到若英手里的几天后，李力见到若英，若英红着脸对他说：

“我懂，有个大姐把那两行字说给我听了。”

李力在王府里的工作原是帮着娘做些粗活，因为苏总管喜欢他，就成了苏总管的亲随。不料年纪轻轻的河间王一病不起，三天就过世，王府也就跟着失了生气，不少奴仆四散他去，一个月后剩下不到十人。人少了，李力什么活都得出点力，很少有空去公孙家的巷口。这天他是在东门的市集上遇到若英的。若英跟着公孙夫人在金发蓝眼的安息人手中挑玉，李力趁着人多，慢慢凑上去，若英发现他，脸又绯红。李力站在若英身旁，装着也在看玉，若英先小声地开口。

“好久没见到你。”

李力说：

“最近忙，以后我还到巷口看你。”

李力没来得及说什么时候去巷口看若英，若英已随着公孙夫人离开了安息人的摊子。

连着三天，李力都在中午到巷口，第四天才见到若英。公孙家近来兴旺，若英奉了夫人之命去买布，李力在三步远的距离跟着若英，也不管还有柴要砍。若英不时回头对李力笑，等若英提了布，两人才在河边坐下。李力不知该和女孩说些什么，几乎都是若英开口。若英问他读书和识字的事，李力说了苏总管教他读书的经过，若英露出羡慕的表情。两人坐了很久，回到王府，李力被娘大骂一顿：“晚上等着柴火用哪。”

每天中午到巷口去成了李力的习惯，若英不是每天能出来，好歹三五天能碰上一次，李力觉得这已经快乐了。

苏总管很少再和李力提匈奴和李广的事，反倒是李力常说若英的事，苏总管眯着眼听，又笑又摇头。苏总管以前有

过妻子，七国之乱死在吴王刘濞的乱兵手中，自此，苏总管单身一人，绝口不提男女间的事。李力问起来，苏总管也多不回答，只一次例外地说：

“人哪，多一份情，多一份牵挂，想想也是挺累人的。”

苏总管常讲些李力听不懂的话，李力也不在意，他的快乐是在提到若英，而苏总管是唯一可以倾吐的人。

元朔六年，大将军卫青在雪溶之前，带着大军从北门出发，再次征讨匈奴，李力和若英在人群里目送着旗甲鲜明的骑兵部队。若英的主人公孙敖是中将军，刚调回京城的李广以郎中令出任后将军，也随卫青出征。李力原是要看看这个英雄的模样，若英却拉着他去看公孙敖的部队，使李力错过了机会。李力倒也不懊恼，能和若英在一起，他早不在意看不看得到李广。

远征军一出塞便打了胜仗，李广率他的骑兵直扑匈奴左翼，杀伤数千敌军，长安城又沉浸在兴奋之中。

战报不断地传回来，执金吾的马蹄每隔十余天就响在北门口。

夏天到了，卫青的大军在休养和整编后重新对匈奴发动攻击，捷报传来：“汉军再破匈奴。”大军未班师，成百的俘虏先送抵长安。河间王府已没落，隔街的公孙侯府却是道贺的人川流不息。若英告诉李力，公孙家仅是新收的门生便有好几百，公孙敖常自比是战国时代的信陵君。人虽在前线，府里仍宴席常开。公孙夫人也说，这不只是公孙好客，也是为大将军养士。

公孙家交往的朝廷高官愈来愈多。公孙夫人忙不过来，也会叫若英到各家去送东西，这一来，李力见到若英的机会也多了。无论苏总管多瞧不起公孙敖，李力倒觉得公孙家红了